

文藝創作叢書

三號閘門

羽揚著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新華書店總發行

821
1750

書叢作創藝文

門 閘 號 三

著 揚 羽

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

書號：滬219

三 號 開 門

著 者： 羽 揚

編輯者： 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

出版兼：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6,000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馮雪峯	于伶	王統照	胡風	夏衍	徐平羽	陳白塵	靳以	賴少其	魏金枝
巴金	李俊民	柏山	夏征農	黃源	陳學昭	葉籟士	魏金枝		

號 219

定本定價 (甲) 4.10

目 錄

三號閘門·····	一
生產委員·····	四八
馬傳尙·····	六七
『人人嫌』·····	八三

三號閘門

「轟轟」猛烈的爆炸聲，把江水掀到岸上，四周圍的玻璃窗，被震得粉碎。這是蔣匪幫在解放大軍橫渡長江以後，用刺刀把全廠工人趕出廠，破壞了機器倉庫。接着又用五百磅炸藥把全廠工人的飯碗根——最大的三號船塢閘門給破壞了。

當這爆炸聲音，傳到閘門起重工人王大榮的耳朵裏，他忘了身上的病，忘了上身子還沒穿衣服，就丟下剛吃上一口的飯碗，從牀上掙扎下來。在門口他咳了幾聲，擡頭就看見西邊一股濃煙，沖上雲霄，遠處還有爆炸的回聲，嘩啦啦的響。他拖着鞋子，一步一步的走回來，把頭向胳膊裏一埋，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坐在牀沿上，一言不發。過了大半天，才咬牙切齒狠狠的罵了幾句：

『他媽的……畜生，你們這批吃人不吐骨頭的畜生……好辣的毒手……』

他老婆急得滿頭大汗，好容易把他扶上牀，蓋好被子，把飯碗放在牀頭，輕輕地對他說：

『他爺，炸就炸了，你身子要緊，快吃飯吧！』王大榮一肚子火，正沒處發，把飯碗一推，大聲地說：

『吃飯，吃飯，你就知道吃飯，飯碗都給他們砸了，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說着翻了一個身，把被子向頭上一蒙，在裏面唉聲嘆氣。

二

提起王大榮這個人，別人都說他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而實在說，他還不滿四十。只因爲長年的勞動和憂慮，使得他臉上刻滿了皺紋，加上他時常板起一副面孔，眉毛鎖得緊緊的，皺紋就越看越深了。

早在王大榮十六歲的時候，他的爺，因為地裏的莊稼遭到旱災，老天爺幾個月不下雨，沒有收成；自己沒油沒米，地主家還逼着要租子，向人家借了幾個錢，利加利滾利的，再也沒法還清了。就在一個夜裏，他爺領着一家三口，偷偷的離開了莊子，一路上要飯，向人家求討，才逃到上海，找到了同村的一個老鄉，介紹他父子倆進了廠。

當時王大榮在起重部當一個學徒，大家看他年紀輕，也不大叫他幹活，只是叫他拿拿繩子，推推空車子，有時看看東西；加上王大榮還有一股小孩子脾氣，到廠裏來什麼都不懂，只好這邊去看看，那邊去玩玩。別人見了倒沒有閒話，只是他爺爺時常在家裏，拉他的耳朵，指着他的鼻尖罵。有一次，他爺爺火了，拿了一根棒子，劈頭就是一下，罵道：

『小畜生，你再不好好的幹活，你就不要進我這個門……』打得王大榮抱頭大哭，雙腳直跳，過了大半天，他爺爺才平下這口氣，把王大榮拉到身邊，給他揩眼淚，摸着他的頭，好聲好氣地說：

『大榮，你知道你爺為什麼受苦受難，逃到上海來？因為在家鄉一點地都沒有，腳下踩的頭

上頂的，都是財主家的。今天還不用心學些手藝，看你將來到什麼地方吃飯去？你爺大了，也過不了幾天，你娘也死了，以後就盼着你來苦生活了……」

一年二年，三年四年慢慢的過去了，王大榮也長大了，懂得不少事情，也用功學手藝。看到起重機來了，他就爬上去，擠在機司旁邊，問這問那；看到人家在打結，也跑上去幫一把，看到人家在測量重量的時候，他也跑上去，瞪起一雙大眼，豎起耳朵，仔細的聽。他爺爺也很高興，但是他爺爺在抗戰的那一年，生了病，在病中連忙託人給王大榮辦了喜事，而他爺爺的病，始終沒有治好就去世了。

王大榮的技術，越來越好，從學徒升到長工，和他一起幹活的老工友時常在談着：要是他爺還在的話，他一定會樂得不得了。的確，廠裏有什麼再重的鐵板，吊不起來的時候，有什麼再難裝的生活，只要他一到，事包成功。

王大榮有了這一手好技術，工人都待他很好，就是廠方用另眼看待，不提升他，也不給他加工錢。平時他還吃了不少的苦頭，比方在包工時，包工頭爲了自己多賺錢，這邊叫他去幫忙，那邊

也叫他去幫忙到了這邊，那邊包工頭見到他就是橫眼睛豎眉毛；到了那一邊，這邊的包工頭見到他，開口就要罵，動手就要打。這一來，背後造他謠的也慢慢多了，一會兒說他偷廠裏的東西，一會兒說他把工具丟到黃浦江裏去了，弄得王大榮兩頭受氣。起初王大榮有一股牛脾氣，認爲自己是憑技術吃飯，決不拍馬屁，什麼親什麼故都不認，不管他們那一套；可是後來再也鬥不過那些狡猾的包工頭們。第一次他們在廠長面前說一句話，找他一個錯，扣他十天工資，第二次就把他開除了。王大榮回到家裏發脾氣，摔碗打碟的，恨透了廠裏，下決心不再幹這個生活。一天二天過去了，日子長了，別的事也找不到，看看米袋也空了，油瓶也空了，口袋裏摸不出一個銅子來，肚子裏整天叫喚飢餓，他不得不忍氣吞聲的買了些點心，說了許多好話，託上個人，又進了廠。從此王大榮就有了一些改變，遇事他總是低着頭不作聲，聽見就當沒聽見似的。住在王大榮隔壁的小田，時常爲他打抱不平，但王大榮總是搖着頭，嘆口氣說：『唉！人家樹大根深，我們是在人家樹底下吃飯，不低頭有什麼法子呢？』

解放前，王大榮生了一場病。頭昏腦脹，天天發燒。當遠遠的砲聲在上海市郊響起了的時候，

家家戶戶的門都關得緊緊的，街道上川流不息的過着慌慌張張的蔣匪軍。當王大榮知道蔣匪幫要破壞開門的時候，他就好像熱鍋上的螞蟥一樣，急得團團轉。這是他的命根，可怎麼能炸呢？他希望解放軍快點打過來。但是三號開門仍然給那卑鄙的蔣匪幫，下了毒手把它炸了。

隨着上海解放，紅旗插到廠門口，歡迎解放軍的紅綠色標語，貼滿了廠裏。又來了接管組和軍事代表，召集了工人職員，進行了機器倉庫的修理。因為大家忙着工作，廠裏也沒有人來看王大榮，只有工會籌備會託人帶給他一封信，叫他好好休養，請醫生看。可是王大榮呢？心亂如麻，想着自己生了病，也沒有參加護廠隊，將來進廠，人家要不要呢？共產黨對咱怎樣呢？是不是和過去一樣，換湯不換藥，照舊老一套？三號開門能不能修，飯碗保得住保不住？……一連串的問題，在他腦子裏解不透。有時小田跑來對他說：『大榮哥，這下子可不要再愁了。』『大榮哥，工人翻了身，軍代表宣布，我們工人當主人了。』……這些話王大榮聽了很高興，就巴望有這麼一天。可是後來想想，不對勁，年紀輕輕的總是看眼前的事，我王大榮又不是小孩子，看到的還不多嗎？日本鬼子、國民黨剛來的時候，還不是說如何好，如何強，叫大家好好做工，加工人工錢，到後來卻一個

個翻臉不認人了。共產黨來了，說不定也是這一套，賣瓜的誰肯說瓜苦呢？

三

要修三號閘門了，軍代表接到上級的命令。除了請工程師做一個工程計劃以外，隨後就召集了工人開大會說：

『國民黨破壞的廠房，我們已經蓋起來了，打斷的電線桿，又接起來了，機器也大半修好了，蔣匪幫挖的戰壕，也給我們填平了。我們用了自己的手、肩膀，要把自己的廠，建設得漂漂亮亮。可是我們的三號閘門還沒有修，我們的船就要進塢修理了，大家要以突擊的精神，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三號船塢閘門修好，要快快快！這是支援前線光榮的任務，我們工人階級要帶頭幹。』工友們給軍代表一說，就像乾柴灌進了火油，燒了起來，有許多人當場摩拳擦掌說：

『對大夥兒加油幹！』

『擁護軍代表的號召！』

『修好三號開門就修船，接着幹。打下臺灣，找他們狗禽的去算帳。』

.....

當這個消息給王大榮知道了，心裏樂得一下說不出話來，第二天一早，在牀上再也坐不住了，就披上衣服要上班。他老婆一把拉住他焦急的說：

『哎呀！你忙什麼？工會裏不是叫你多歇幾天嗎？』

『放手！我的病已經好啦！還不上班？』他一面說一面朝外走，他老婆還是拉着他的胳膊，跟着走出來，他把手一甩，喝道：

『人家對我們已經把大門開開了，你還不進去，你想死是吧！』

王大榮在工會裏登了記，和工會籌備會主任談了一下，急忙去看三號開門，出了工會門口，一眼瞭見江邊的吊桿，豎立的像樹林一樣。幾個大煙囪都在突突的冒煙，新修好的廠房上，綠油漆的一大片新瓦，道上的起重機一輛輛的開過去，工友們一堆一堆的在幹活。這些雖然響了樣，

但他都不能仔細的去，急忙跑到船塢邊，兩隻眼睜得大大的，緊緊的注視着閘門。

三號閘門的上邊，差不多給掀光了，水面上只露出殘餘的一小半，和一架被炸壞的抽水機，江水在塢裏塢外閘門的空隙中間來回的淌着，炸藥像一把鋒利的刀，把閘門鐵板削成無數的小塊，飛落在岸的四邊。王大榮彎下腰拾起一塊，自言自語地說：『好好的閘門給破壞成這個樣子，國民黨反動派真不是人養的……』正當他要擡頭的時候，後面有一隻手搭在他肩上，回頭一看，一個穿黃軍裝的人站着，高高的個兒，看上去有三十幾歲的樣子。胸脯別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符號。

『老工友同志，不要嘆氣了，國民黨反動派破壞了閘門，我們工人階級就有力量修好它，老工友出個主意修它吧！』那個穿黃軍裝的有說有笑地講道。

『這……有工程師，他怎麼說，我們怎麼做。』王大榮一向就恨這種披老虎皮的人，但心裏又有些膽寒，顫抖抖的說了上面這兩句話。

『工程師出主意，工人也要動腦筋，大家都出力，人多辦法好。』

『是是！』王大榮一下不知道說什麼好，心裏卻想着：『這個穿黃軍裝的身不掛槍，腰不繫皮帶，不三不四的打聽這些幹什麼？』

『咳！你怎麼有些怕我？我又沒有長着三頭六臂！老工友，你是那一部分的？』

『起重部的。』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王大榮。』

『啊！你就是王大榮！你的病好了嗎？』這可使王大榮吃了一驚，怎麼他也知道我生病了，他是什麼人，管什麼事的。可是穿黃軍裝的卻抓住了他兩手，搖着說：

『哎呀！老工友同志，我早就算打算要去看你，只是事情太多，抽不出空來，你看又要修閘門了。』

王大榮奇怪的點着頭，又連咳了幾聲。

『你是有經驗的人，在廠裏幹了這麼多年，那一樣活快慢，逃得過你們的眼睛？出個主意修

修它吧！有空到我那裏去談談。」穿黃軍裝的指着不遠的那座紅房子，就告別回去了。王大榮望着他走去的背影。

『王大榮，王大榮……』從西邊跑來了小田、劉棒、老杜一大羣工友。小田跑的最快，喘着氣第一個抱着王大榮。

『小田，王大榮用手指着問：『那個穿黃軍裝的是誰？』

『你還不認得？就是我們的軍代表，負的責任可大啦。』小田天真地用兩隻手比畫着。

『是大亨！頭號的官職。』劉棒一面補充，一面豎起大拇指，在眼前搖晃。

『大亨！』王大榮心裏感到奇怪，怎麼西裝也不穿一件？衛兵也不帶一個？說話又這麼和氣？和我拉手要我到他那裏去談談？同時他又感到這軍代表就像是他的老朋友一樣，一點架子也沒有，又和氣，又親熱。

老杜不知從那兒帶來個消息，說工程師修開門要三個月，於是這兒一堆那兒一堆都談論起來。大家也是爲着它，才跑來找王大榮。還是老杜先開了口：